

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

孫之梅 著
齊魯書社

孙之梅君的这部论著《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行将付印了。我在十年前曾做过她攻读硕士学位时期的指导教师，她的论钱谦益《投笔集》的意象、结构的学位论文，是我和她共同商定的。由于这个原因，她要我为这部论著写篇序。我近间教学工作繁重，无暇细读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书稿，但情谊难却，只好聊缀数语，以不辜负她对我的尊重。

十年前我赞同孙之梅研究钱谦益，是感到这位身后甚受歧视、冷遇的文豪是应当进行研究的。他降清的行径，固然大有可非议之处，但他在明末清初居于文坛重镇的地位、影响，他在明清之际学风、诗风的大转变中所起的倡导作用，即便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意义，也是不应忽视、抹煞的，至少是值得研究的。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其《投笔集》以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为模式，共写了十三叠凡一百零八首，成为中国古代诗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组诗，喻意隐微，与同时而又命运相近的吴伟业之歌行诗，都堪称是清初诗坛上有超迈前人的独特创造的杰作。怎么能因人废言，以作者一时之失足而摈斥其文学成就！

先有陈寅恪先生之《柳如是别传》问世，先生以其文史兼擅之大手笔，对钱诗烛幽索隐，揭示出钱谦益在江南明清兴亡的斗争中的隐微行迹、心迹，大大深化了对其人其事及那一段军国史

实的认识,《投笔集》也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孙之梅就是由之受到启发,选定研究钱谦益的《投笔集》,做为她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

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是假诗征史,重在探究钱谦益的行迹、心迹。孙之梅的学位论文是纯文学批评性质的,参考陈寅恪先生的考释,对《投笔集》的意象选择运用、叙事特征、大型连章体的结构艺术,进行文学的解析。那篇论文写得颇好,解析得比较具体、细致,确实揭示出钱谦益作此组诗的独具匠心和诗艺的高妙,可以说是进入了其建构的看似扑朔迷离的艺术世界。

孙之梅毕业后留校做教学工作,一晃就十年了。这十年间,她依然在研究钱谦益,只是她并不急于求成,而是从容地进行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逐步拓展,研究是非常认真的。这部《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就是这样完成的。她的书稿,我虽然未得仔细通读,只翻阅了部分章节,仅就其所论及的问题,涉及的有关人事,也看出她的研究是踏实的,对钱谦益的文学思想的文化渊源、文学活动的成绩、诗创作的成就,都做出了自己的有根有据的论述,尤其是对其文学思想的几个方面,钱谦益与佛教各宗派的关系,“返经重教,扬教抑禅”的思想特征,更有深入、独到的论述。总的来看,这部论著可以说是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了做为明末清初文学重镇的钱谦益的文学作为、贡献,也从这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明末清初文学思潮发生转变的缘由和若干内情,要了解钱谦益和明末清初文学思潮的转变,是值得一读的。

我为孙之梅已做出如此的成果而高兴,并表示祝贺,也希望她在此基础上继续钻研、开拓,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袁世硕

1996. 4. 15

目 录

卷首缀语	袁世硕
前言	(1)
第一章 早期的文学准备	
(万历 10 年—34 年)	(8)
一 家世	(11)
二 教育	(21)
三 早期的人格特点	(49)
第二章 文学观念的转变形成期	
(万历 35 年—天启元年)	(54)
一 钱谦益与嘉定学派	(55)
二 终身服膺程嘉燧	(73)
三 私淑归有光	(90)
四 钱谦益与汤显祖和公安派	(123)
第三章 文学观念的确立期	
(天启 2 年—崇祯 17 年)	(140)
一 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	(142)

二 政治思想(上)	
——与东林党·····	(159)
三 政治思想(下)	
——经世致用·····	(170)
四 佛学思想(上)	
——与佛教各宗派的关系·····	(203)
五 佛学思想(下)	
——返经重教 扬教抑禅·····	(242)
六 文学思想(上)	
——灵心 世运 学问·····	(257)
七 文学思想(中)	
——僦 剩 奴·····	(279)
八 文学思想(下)	
——甲 趣 兵象·····	(314)

第四章 钱谦益与清初的诗歌

(顺治元年—康熙3年)·····	(328)
一 清初的学术活动·····	(328)
(一)修明史·····	(328)
(二)编撰《列朝诗集》·····	(342)
(三)注杜诗·····	(359)
二 钱谦益与清初的诗歌·····	(367)
(一)钱谦益与黄宗羲及清初的宋诗风·····	(367)
(二)钱谦益与“虞山诗派”·····	(380)
(三)钱谦益与王士禛及其他清初作家·····	(385)
(四)《吾炙集》的编选·····	(397)

三	一生诗歌的集大成之作——《投笔集》……	(411)
	(一)桑榆策足 杜陵诗史……	(412)
	(二)《投笔集》的意象特点……	(426)
	(三)《投笔集》的结构艺术……	(440)
四	回味生平的个人传记	
	——《病榻消寒杂咏》46首 ……	(453)
	后记……	(462)

前 言

清代的诗歌与清代的学风表现出同趋共步的特点，每个时期的诗歌都贯注了学术的滋养，这就要求文坛领袖不仅能执创作之牛耳，还能执学术之牛耳。钱谦益以清初顾、黄、王三大学者的前辈，值明末学风、文风败坏之际，置身横流，建立了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在经学、史学、佛学诸方面正本清源，拨乱披迷，如归庄所言：“当万历芜秽之后，起而辟之，剪荆棘以成康庄。”^①其功之伟可谓顾、黄、王之陈胜。在通经汲古的学术体系指导下，钱谦益跳出明季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等门户之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流派因无学、因不溯源及流而或复而不能变，或变而不能通的病根，不再纠缠于时代的高下、作家之优劣，并把这一学术思想注入清初诗歌之中，使清代诗歌从一开始就有注重学养、取精用宏、经经纬史、经世致用的特点。

在文学的转变期，能对文学的进程发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建立体系完备，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文学理论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历史使命舍钱谦益莫属。归庄总结明末的文坛：“文人才士，各宗一派，争持一说，大抵厌常者取立异，后起者排前人，终无定论。近世钱宗伯始为之除榛莽，塞径窦，然后诗家始知趋于正道，

① 《归庄集·与吴梅村先生六十寿序》。

还之大雅。”^①“灵心”、“世运”、“学问”并举的文学思想，为清代诗歌的发展树起了一面猎猎大旗。清代诗歌流派或主格调，或主肌理，或主性灵，而诗学精神与此是一致的。钱谦益以这一文学思想为指导，总结有明一代诗歌，编纂了《列朝诗集》，辨析伪体，针砭弊窦，为清初诗人趋于正道提供了详实生动的教材。如果说清初的经学以顾炎武为开山，史学以黄宗羲为祖，哲学以王夫之为师，那末开文学一代风气者则是钱谦益。

主盟文坛五十年的领袖，首先是才华卓萃、兼众长而掩前哲的作者。钱谦益保留下来的诗两千余首，文也有近千篇之多，文学成就前人多有评论。其弟子邹式金云：“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也。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北地为之降心，湘江为之失色矣。其为文也，仰观云霞之变，俯察山川之奇，中究人物品类之盛，本之六经以立其诚，参之三史以练其才，游之八大家以通其气，极之诸子百氏稗官小说以穷其用，文不一篇，篇不一局，如化工之肖物，纵横变化，而不出乎宗。又如景星卿云，光怪陆离，世所希见而不自知其所至。信艺苑之宗工，词林之绝品也！”^②对其诗歌、散文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金俊明也从集大成的角度论其诗：“托旨遥深，庀材宏富，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沉，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其于历代百家都不沾沾规拟，而能并有其胜，斯固老杜所云：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近风雅而攀屈宋者欤？”^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晚年创作的《投笔集》，以次韵联章的七律组诗，记录清初南明王朝和东南遗民反

① 《归庄集·王昇公诗序》。

② 《有学集序》。

③ 王士禛《感旧集》。

清复明的历史，也表现自己“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的苦心，“沉郁悲凉，哀丽欲绝”，^①代表了他一生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七言诗体的集大成之作，在我国诗歌史上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突出的学术成就，完备的文学理论，卓越的文学创作，奠定了钱谦益在文坛上无可置疑的崇高地位。就连对钱谦益多有訾议的全祖望、汪琬也无不佩服，全说：“明初集大成者惟潜溪（宋濂），中叶以后，真伪相伴，虽最醇者莫如震川，亦尚在水心（叶适）伯仲间，独蒙叟雄视晚明，而拟之潜溪。”^②汪琬云：“自我世祖定鼎以来，文治聿兴，于是声教所被，时则常熟钱尚书谦益，太仓吴祭酒梅村，……以文学倡于前，然后鸿儒硕士望风而起。”^③他们分别指出钱谦益在明清之际文坛的承上之功和启下之绩以及崇高的地位。凌凤翔入清后序《初学集》，首则曰：“窃惟宗伯诗适当诗派中衰之际，实开熙朝风气之先。”再则综叙唐以后诗曰：“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洵大雅之元音，诗人之冠冕也。”继则曰：“宗伯诗博大精深，固足开风气之先。”^④在这些评价的基础上，《清史稿·文苑传》序云：“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随之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当时的钱谦益片言可以为人轻重，于是“凡四海所游之士，不远千里，行滕修贄，乞其文刻系牲之石，为先世光荣者，络绎门外。自王弇州、李大泌以还，此事殆

① 邓实跋《投笔集》，《国粹丛书》本。

② 《鲒埼亭集·文说》。

③ 《尧峰文钞》26《苑西集序》。

④ 《初学集》附录。

希见也。”^① 海内文人墨卿，连袂而游谒虞山，不可胜数，形成了以钱谦益为中心而辐射到江浙、燕赵、齐、楚、岭南、八闽的清初诗歌局面。确如徐世昌所言：“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②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学术史、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作家，因诗文触动了清高宗的忌讳，屡遭禁毁。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起因于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沈德潜入仕后与乾隆有很深的文字之交。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撰成《国朝诗别裁集》请皇帝作序，乾隆见书以钱谦益为冠，喻曰：“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厚，其诗自在，听之可以，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③ 沈德潜在诗集中叙传钱谦益曰：

尚书天资过人，学殖鸿博。论诗称扬乐天、东坡、放翁诸公，而明代如李、何、王、李，概挥斥之，余如二袁、钟谭在不足比数之列，一时帖耳推服。百年以后流风余韵，犹足警人也。……兹录其推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者。

沈德潜对钱谦益的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尤其欣赏他《初学集》中“推激气节”和《有学集》中“感慨兴亡”之作，抓住了钱谦益明末清初的诗歌灵魂。这时的乾隆还没有读过钱氏诗文集，只觉得一个“草昧缔构，一时权宜”，不能以身殉君殉国的贰臣冠之卷首与名教不合，喻曰“听之可以”，还有一点文化宽容的意思。正因为沈德潜对钱诗的高度重视，引起了皇帝一览全集的热情，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由抽象而具体。乾隆三十四年敕谕：“钱谦益本

① 《绛云楼书目》附曹溶题词。

② 《晚晴簃诗汇》。

③ 《清史稿·沈德潜传》。

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胥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谄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所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以。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留传，必当早为销毁。”敕令各地督抚把书肆和藏书家的《初学集》《有学集》全部交出，乡村僻壤也不例外，无使稍有留存。乾隆三十五年，高宗在《初学集》题诗曰：“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失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乾隆四十一年诏谕史馆：“钱谦益反侧卑鄙，应入国史贰臣传，尤宜据事直书，以示传信。”四十三年二月再谕：“钱谦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瘴？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凜然，合于《春秋》之义焉。”^①乾隆四十一年在诏谕史馆的同时，谕《四库全书》馆：“明末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缙流，均以不能死节，覩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狷，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②乾隆

① 《清史列传》379《贰臣传·钱谦益》。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以一国之君，对一个已亡的文人耿耿于怀，穷追不舍，七八年间反复晓谕，不仅禁毁其著作，还把其贬为不齿于人类之人。而细究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无非两点，其一，钱谦益做了贰臣。乾隆在表彰易代之际殉国殉君死士的同时对那些做了贰臣的人大加斧钺，就连洪承畴这样为清廷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也不放过，更何况钱谦益呢？改朝换代，不仕新朝的遗民代代都有，他们被人们称为高节之士，这一伦理从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就已确立，而乾隆则径让“不食周粟”者去死，为清王朝的臣子提出了更高的伦理标准。所以钱谦益即使不降清做了遗民，仍要像金堡、屈大均等人一样被斥为“不能死节，颛颜苟活”的怕死鬼。其二，钱谦益的诗文诋毁了满清。乾隆有点读懂了《初学集》、《有学集》，看出了“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既而用一种强权伦理把钱谦益的诗文论作“掩其失节之羞”，为禁毁其作品进行了理论阐释。为了使钱谦益之人之书淹没于历史的进程中，把钱谦益的序跋尽行抽毁，把钱谦益的名字尽行挖空。封建帝王煞费苦心，终于没有把钱谦益和清初遗民们的文集销毁殆尽，随着晚清“残明遗献的复活”，《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再度问世，引起了排满革命家的高度重视。章太炎在《馘书》论钱氏晚年诗文“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倣效，未尝不有余哀也。”《国粹丛书》向读者介绍了《投笔集》。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可以说是对钱谦益发覆的继续。而对钱谦益文学的研究，对钱谦益其人以及在明清之际的学风、文风转变中的作用、地位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新时期以来，已有研究者涉入其域，但和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大家比较，和钱谦益对明清之际文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比较，钱谦益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本书不揣浅陋，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拟以他的文学观念的

演变为线索,考察他与明末清初各个文学流派、各种文学观念的关系,考察他崛起的历史机缘和这个时期学风、文风转变的轨迹,并力图在明末清初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为之定位,作出公允而实事求是的评价。但因钱谦益其人和这段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著者学养有限,不当和错误之处,实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第 1 章

早期的文学准备

(万历 10 年——万历 34 年)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东晋以来人口南迁，终于打破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汉文化地域格局，到明清形成了这种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有人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收入的从先秦以至于近现代的杰出学者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于仅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一左右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而在这个地区中又以苏州为最，而苏州辖属的常熟竟名列全国第十四位。^① 区区海虞，堪谓群星璀璨，人文荟萃。唐、宋以来，人才辈出：“明有天下二百余年，俊乂挺生。”^② 仅嘉靖一朝就有朝野闻人严讷、瞿景淳、陈瓚，他们或以政绩，或以议论，或以抗节标映前后。给钱谦益直接影响的是隆庆、万历朝的赵用贤。

赵用贤，隆庆五年中进士，万历六年，张居正丧父夺情，赵用贤率先抗疏弹劾，触怒了炙手可热的张居正，被杖除名。赵用贤身高体肥，杖责时，肉溃落如掌，其妻陈氏腊而藏之，以训诫乃夫。张居正死后复被起用，仍不改初衷，“负气傲物，数訾议大臣得失”，^③ 先后与朝臣申时行、王锡爵围绕铨选的问题发生冲突，

① 《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见于《教育研究》1991 年 1 期。

② 《初学集》235《送瞿起田永丰序》。

③ 《明史·赵用贤传》。

使万历朝的朋党之争愈加明朗激烈。《明史·赵用贤传》评论其起废云：“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辈皆坐论救视职。自是朋党论益炽。……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校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钱谦益崇祯六年为赵用贤写的神道碑里也论道：“公之见逐在癸巳（万历21年），而其械成于癸未、甲申（万历11、12年）两年之间，不独公生平用舍之局决于此，而壬午（万历10年）以后四十余年之朝局亦悬于此。”^①都是讲赵用贤的进退废复在明末政治史上的重大影响。钱谦益儿时，正值赵用贤腊肉的气节耸动口碑和议论风发、裁量执政于朝堂之际，他回忆道：“余为儿时，颂文毅公之风节，如高山大岳，魁伟奇特，望而使人敬惮者也。”^②年长之后，遂与赵用贤之子琦美、隆美兄弟游，互为砥砺，志在重振前辈风仪。

乡贤晋宿的隆德高名和显官爵业如同无言之师、无字教材浸润吸引着后生小子，鼓荡着他们立身天下，建功扬名，挥斥庙堂，风范士林的政治道德热情。明末以至于南明各小王朝络绎不绝海虞籍士人搏击于末世政治的险山恶水之中，与先辈们的遗泽不无关系。历史如同好捉弄人的魔术师，顺治七年永历朝所据桂林失守，与之同归于尽的竟是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和赵用贤的同乡瞿式耜，他们一同唱出了一曲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悲歌。居正、用贤二公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慨。钱谦益的一生都充满了政治热情，他的第一宏愿是想成就一番覆邦定国，出将入相，姜子牙、张子房、诸葛孔明般的政治业绩。文学于他来说，是末末之业，末末之技。但万历时期，明王朝失去了太祖、成祖的

① 《初学集》362《赵文毅公神道碑》。

② 《初学集》337《赵叙州六十序》。

武功，仁宗、宣宗的文治也如昙花一现，永不复苏。又经过土木之变的浩劫，武宗的荒唐，世宗的苛酷荒政，朝政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出现了一个张居正，励精图治，锐意革除弊政，对外协调督抚，笼络名将，整理军实，分化鞑靼；对内涤除庸堕，增加税收，充实国库，至万历10年，正、嘉虚耗之后，最称富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①就在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方针初见成效的时候，他带着他步步为营，步步为实的抱负去了，随之他十年来竭精殚力经营的新政也都付诸东流，万历皇帝的寡恩、酷刻、贪婪、昏殆得到了肆无忌惮的表现。有人曾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②而张居正死后政治上的悲剧和他带给其家族的灭顶之灾，敲响了明朝灭亡的丧钟，又一次证明了明末是一个创造人生悲剧的时代。不论是功业盖世，才志卓特，还是软猾奸佞，圆熟善媚；不论是称孤道寡的皇帝，还是任人宰割的百姓；不论是大权独揽的权臣，还是被排挤在野的清流，最终都没有好结果，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似乎都被腐朽透顶的政体吞噬了。张居正死后三个月，钱谦益出生了。“语有之：采珠于泽，攻玉于山，虞山虽小，其亦珠玉之渊海欤！”^③语还曰：“虞山之阳，本为三吴文学渊薮。”^④钱谦益政治生涯的悲剧色彩与他的政治热情几乎成了正比，但虞山这块文学沃土生育了这位明末清初的文坛泰斗，在文学和其他文化领域作出了高屋建瓴的贡献。

① 《明史·张居正传》。

② 《广阳杂记》。

③ 《初学集》37《赵叙州六十序》。

④ 《海虞诗话》单学傅自序。

一 家世

钱谦益的家世渊源极长，《初学集》75《故叔父山东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状》扼要地介绍其家族源流：

钱氏之先始于钱铿，其后吴越武肃王始有土地，家世蕃衍。有宋之季，有通州太守讳迈者，其子曰千一，讳元孙，渡江家常熟之奚浦，遂世居常熟。自千一以下至府君，凡十二代。府君之先曰我王父，赠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府君，讳休仁。郎中之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讳元禎。又其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讳泰。由郎中以上，皆以节侠好施称于四方。

钱氏世系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武肃王钱镠往上的大宗支，一直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少典、黄帝，到钱铿，受封于彭城，是为受封之祖。钱铿第二十八子孚为周文王师，官于钱府上士，遂去竹而称钱氏，为受姓之始。自孚四十九世传至让公，为江东初祖。蕃衍二十一传，至钱镠淹有吴越，为立国之祖。

第二阶段称作庆系谱。此谱发源于唐末吴越武肃王钱镠，三世五王传八十四年，至北宋统一天下，忠懿王钱俶迁到开封，生子七人，第六子为北宋诗人钱惟演。钱惟演以文学进身，诗与杨亿、刘筠齐名，天下尊为“西昆体”。钱惟演喜欢奖掖后进，北宋文坛的欧阳修、梅圣俞、尹洙等人皆出其门下。他为宦一生，官兼将相，谥号文僖。“吴越钱氏，本支皆祖文僖。”^①文僖生三子，长子暖，仲子晦，少子暄。暄生景臻，宋神宗熙宁七年，景臻以进士尚仁宗之女、神宗之姑秦鲁国主，封彭城王。靖康之难，避兵至会

^① 《牧斋家乘文》。